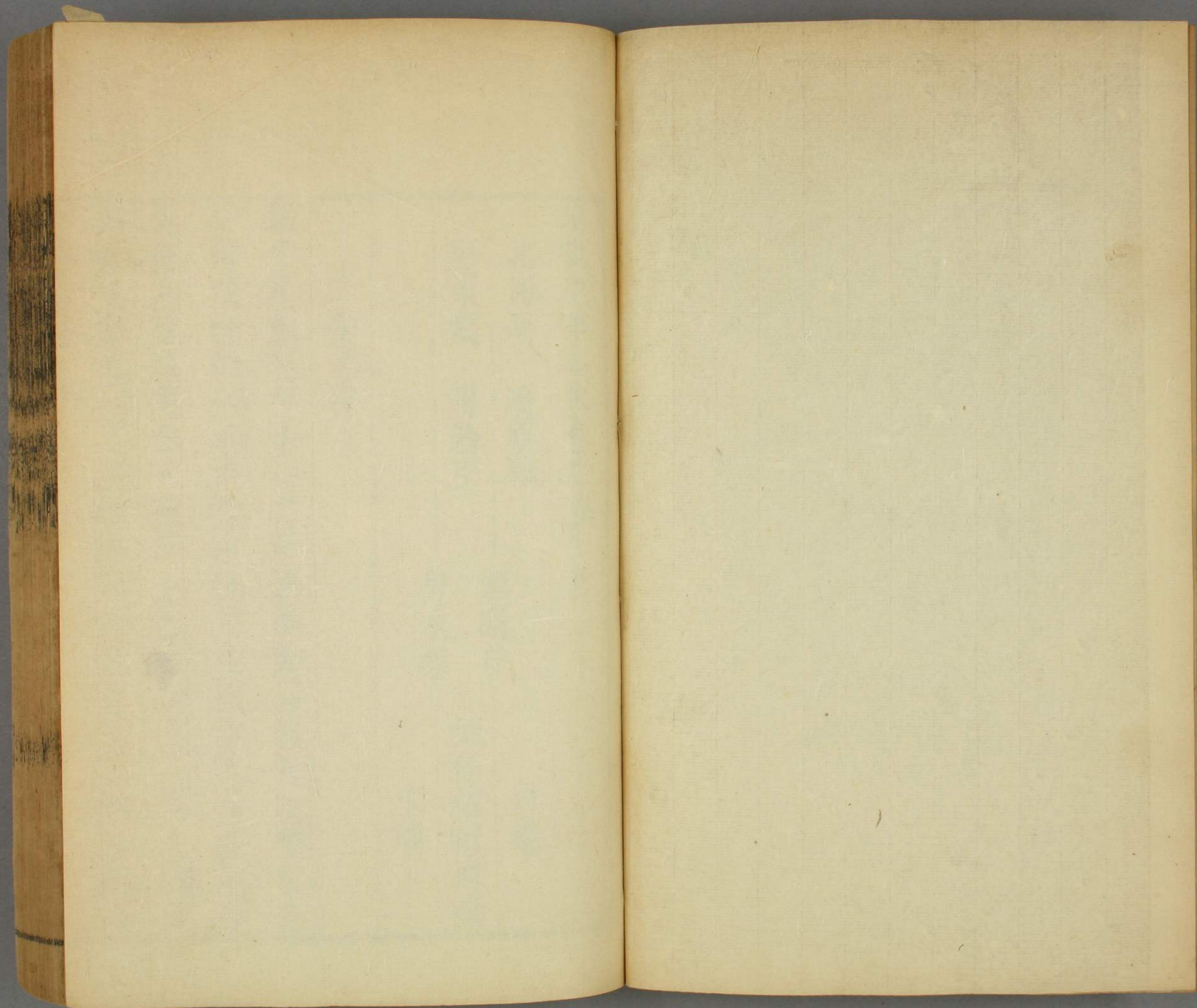




9/18  
271  
8

宋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所錄文  
有拘那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姪聞升

婁東張 溥論正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桌及濟王榘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

178  
271  
8

欽宗如青城  
粘沒喝軍

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桌陳過庭、孫傳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

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為言，可且以弟康王為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發紫筠館花木以為薪。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十四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眾。遣劉韜、陳過庭、折彥質等

金人索少女  
充後宮宮嬪  
多赴水死

歐陽珣將命死義

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悞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時范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范致虛等人援兵潰

兩河民不肯奉降金之詔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宮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棗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棗若水等復如青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白棗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棗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且

金人再邀帝至營

劉韜死義

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眾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嵇仲努力。」丙午，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待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

粘沒喝幹離  
不留帝徐揆  
請還闕遂被殺

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幹離不留，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

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其所

吳乞買廢帝  
太上皇為庶  
人劉彥宗請  
立趙氏不許

殺。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

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出。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

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  
 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  
 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  
 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 戊  
 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  
 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  
 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  
 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  
 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

金人邀上皇  
 詰軍

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  
 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為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  
 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  
 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  
 人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府尹徐  
 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  
 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  
 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  
 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什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



季若水死義

孫傳吳革謀  
匿太子為吳  
并莫儔范瓊  
避行

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  
事無不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  
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  
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  
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  
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  
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  
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  
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

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  
承其事者吳开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  
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  
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  
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  
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  
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  
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  
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

金人以二帝  
等北去

啜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幹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棗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覲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

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眾痛哭有什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俱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帝自離青城頂青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

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

張叔夜請二首立太子遂被虜道死

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首，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虜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奩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

何奩孫傅死燕山

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秦檜徙依撻

張溥曰：西晉之亂，成於惠帝懷愍繼之。國亡身弒，至今望平陽之塵，憤劉聰之逆，青衣戎服，三歎隕涕。不意幾百年後，又見之宋徽欽也。然懷之繼惠亡以六年，愍之繼懷亡以四年，欽繼徽

直一年耳。盡室北遷。敷天同辱。亡尤暴焉。懷愍之世。劉石虢橫。大勢不支。鼉墜鯨吞。顛趾僵仆。天實爲之。若徽禪欽立時。非無可爲者也。靖康之冬。金人渡河。陷西京。詔馮澥李若水使金軍請和。旣而兩河盡割。宗室往盟。京城陷。天子降。前者之失筭。無論卽以此日言。金陷河東。於元年之十一月。劫二帝於二年之二月。盤桓大梁。四越月而後發。度其初未必遽欲狹帝而北也。先質大臣。次質親王。甚而則臣。天子先棄三鎮。

次割兩河。甚而則括京師。虜欲何厭。求而必應。則饕餮焉。帝初至金營。金人尚無意留之。誤於何桌再往而執。金人固曰。非我取之。彼自來耳。磁人殺王雲。絳人殺聶昌。陳過庭論降兩河。皆不奉詔。國勢雖危。人猶思宋。使欽宗仰觀帝座。車駕勿出。康王激於宗澤。師不左次。外則勤王。四集內則好言。謝虜飽慾而颺。未可知也。援絕財窮。輕身履虎。金不滅宋。帝先自滅。始墮青城。終隕五國。高宗紹興七年九月。而聞道君崩。三

十一年五月而聞淵聖崩流離異域久處益傷  
又不如晉代永嘉建興二主速朽為愈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开吏  
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王者 癸未  
吳开莫儔復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  
所出王時雍問於开儔二人微言虜意在邦昌時雍

王時雍吳开  
莫儔宋齊愈

迎金人意議  
立張邦昌

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眾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馬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喻眾以立邦昌意，眾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

馬伸吳給秦檜議復嗣君金人執檜去

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吳革起兵謀  
范瓊張邦昌不克與麾下百人皆死

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輩，劫遷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

金立邦昌時  
雍等侈有佐  
命功

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為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開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開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

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開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為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

金人議留兵  
衛邦昌呂好  
問好言解之  
乃去

好問勸邦昌  
請立康王

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露襟。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孛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即，抑姑塞虜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

馬伸上書正  
言邦昌氣沮

令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彊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



邦昌尊元祐  
后爲宋太后

望○速○行○改○正○易○復○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  
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  
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  
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有○  
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  
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  
入○邦○昌○氣○沮○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  
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  
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

趙子崧等誓  
衆起義

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爲趙氏也

時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  
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移書訶斥邦

邦昌遣謝克  
家迎康王

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  
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  
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  
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  
王不許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  
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

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太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為太保封同

封邦昌為

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叅決大事。

張溥曰：張邦昌居徽宗朝，頗乏諫論，惟乞取崇寧大觀瑞應，增製旗物，求媚人主。金人入寇，附主和議。靖康初，進位太宰，未幾與李梈同罷。眾謂其私於敵也。二帝北狩，金立異姓宋齊愈王。時雍等揣摩勸進，立為楚帝。邦昌本無能，何金人暱之。度彼借康王往質時，和柔謹媚，虜所易也。賊臣逆探其心，往來附和南朝帝位，輕如鴻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毛則姑與置君耳。金師既退，呂好問馬伸抗論利害。趙子崧移書反正，邦昌知人心不附，奉迎康王。南京定鼎，偽命罪彰。潭州之死，或云可恕。然華國半臂，僭辱官闈。宣贊義兵，忠感風日。金營赭袍，無故帝之心。元祐冊文，用柴后之禮。南面觀望，大逆何辭。好問濡跡存趙，猶蒙賢責。罷知宣州，寧論邦昌哉。康王構建府元帥，不急國難。今年次東平，明年次濟州，忍視北遷，邀取大位。其無人心與邦昌何殊。宜卽位以後，姑息行貸，不樂其速死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幹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訥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

帝命馮澥副康王使金宗

澤道謁止之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王由滑瀆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幹離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韜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為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閏月

汪伯彥請王如相，繇此受

知

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棗亦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

宗澤以二千人破金三十餘砦

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浚、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作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宗澤請赴義  
汪伯彥勸王  
遣之先行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

張俊辨蠟詔之詐勸王進兵

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眾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齎帝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

宗澤欲徑渡河邀還二帝以無勤王兵而止

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以馬澥為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即位儀物。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十眾恐中原之無

元祐后手書告中外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  
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官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

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旣發滑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

宗澤朱勝非  
如康王趨應



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

康王即位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種楨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遙尊生母韋氏爲宣和

置御營司

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乙未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制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張溥曰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

信王榛最不肖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樛靖康之難榛匿真定境上馬廣趙邦傑奉以爲主兩河遺民間風響應榛奏書高宗行在願總大軍與諸砦鄉兵克日討賊黃潛善汪伯彥沮之遂自亡也樛從駕北方與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禍幾不測上皇詞直金人誅樛凡人不相及如二王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炤室又云朗悟疆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

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爲虜所輕承認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卽不能倡義復讐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于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寧與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固留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束手何

為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

李綱綱顏  
宗尹沮

之不聽

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封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覲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

汪伯彥黃潛善與綱忤

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訛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

帝出岐宗尹而用綱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

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日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日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日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日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

綱請罪張邦昌黃潛善蔽之綱力爭乃下責

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

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

昌至潭州 誅

請贈李若水 官

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

以聞。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

綱請料理河  
北河東薦張  
瑄傅亮

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



綱立軍法

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  
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  
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  
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  
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  
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  
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  
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  
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  
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  
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  
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辛○未○子○剪○  
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  
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  
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  
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  
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  
今○赦○廣○示○德○義○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聞○有○破○敵○捷○

綱請廣赦令

詔行綱募兵  
買馬出財三  
議

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

製造而教習之。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

綱薦張所爲  
河北招討使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  
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

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

岳飛劾潛善  
伯彥而奪官

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  
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  
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  
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  
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  
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  
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己丑朔以  
王瓌為河東經制司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

張所補飛武經郎

宋齊愈棄市

制使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  
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偽命  
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眾於是逮齊愈於獄  
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  
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  
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  
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  
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  
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

綱力請帝適襄鄧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

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

李綱黃潛善  
同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悞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

潛善淳召還  
傅亮遂排去  
綱

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

陳東歐陽澈  
請留綱罷潛  
善伯彥遂被  
殺

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蠡起矣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  
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  
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  
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極誅將復鼓衆伏闕書  
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  
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  
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  
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  
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

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  
不識皆爲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  
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  
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  
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  
舉動霄宮

張溥曰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  
隴西李綱薨廢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  
宗構者乎綱在政和宣和間屢發讜言被遷謫

許翰八上章  
求罷



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內禪議爲欽宗所知靖  
康元年數月間旋用旋罷卒至汴京不守二帝  
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  
非構親見聞者哉既卽大位守召入相十事論  
奏頗見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爲也綱于  
靖康排和議而主戰守于建炎誅僞命而諫南  
遷其言最質非好高論而賊臣闇主動色相戒  
狐疑不決必去之後已此必有深累其心者矣  
黃潛善汪伯彥二三小人日夜求和爲構言熙

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又未有儲貳  
奈何輕自蹉跌聽其言惓惓小忠抑何似兒婦  
人也古來不肖之君言宗廟社稷則震而若遺  
言妻子四體則戀而不割趙構徼時竊帝偏安  
自足涉淵履虎惟恐身爲金俘一聖中原豈所  
亟哉潛善等牽衣執手囁嚅耳語以婦寺之說  
中愚柔之心構方德其愛我而綱必欲強之經  
營西北有進無退宜其萬說而萬不當也淵聖  
初年金人責盟李邦彥請罷綱以謝之及構召

綱顏岐范宗尹等猶祖是說。齟齬其來。宋齊愈  
 佐張邦昌僭位。大逆當誅。而張浚賢者。反以此  
 罪綱。國是不明。害成者眾。迨陳東歐陽澈刑東  
 市。許翰著哀辭。面構遂明。與綱讐矣。建炎三年。  
 粘沒喝至。構遠南奔。詔錄邦昌親屬。而綱獨不  
 赦。紹興二年。宣撫湖廣。蕩平羣盜。未幾為呂頤  
 浩徐俯劉斐所劾。罷終綱之身。名聞燕山。道窮  
 南渡。彼趙構者。見逼金虜。如越如溫。在明在杭。  
 居海舟。泊港口。流離殆死。營營青蠅。不一悟也。

唐德宗於陸贄用之。艱難之日。棄之無事之時。  
 後世譏其極。愚構於李綱。則尤甚焉。德宗猶念  
 母。而趙構忍忘父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宗澤守汴

宗澤陳興復  
大計黃潛善  
沮而出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  
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  
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

澤疏諫和議

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

李綱薦澤爲東京留守

澤請帝還京師

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爲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

澤奏斬金使帝縱遣之

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

澤渡河圖收復

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宗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奇之遂使立功

澤屢表請帝還汴京

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群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

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  
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棄○之○以○遺○狂○虜  
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  
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  
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  
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  
人○語○塞○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  
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  
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

澤條上五事  
極言潛善伯  
彥贊南幸之  
非

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  
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  
舊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  
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  
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  
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  
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  
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  
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

澤遣劉衍等  
禦金人兀朮  
不敢向汴

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斲河梁而去。

澤敗金人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

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眾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

決大舉之

楊進王善宰  
降澤

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澤疏請還京  
帝已降詔復  
不果

時澤招撫群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曰：「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下，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宗澤召王彥兵還。



岳飛屢敗金人擒殺其將

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請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

王彥屢敗金人

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其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至是，澤恐彥孤。

澤疏渡河潛  
善等沮之

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

澤為潛善所  
沮發而卒

中沮之。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群盜。聚兵備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

杜充悉反澤所為

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群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聞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作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

彥請北伐善等迫之

致仕

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溥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泣相州橐鞬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繇滑潛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闕構語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秦檜追懷舊寮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思獨  
置澤若讐好所惡而惡所好寧人情乎伯彥當  
靖康改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徽宗  
尤闕冗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譏朝論構  
忽拜爲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周  
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  
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  
對劉禪也澤少豪儻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  
廷對昌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旣聞

女真海上之盟卽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  
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  
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邀二帝請誅僞命力守  
汴京累章還駕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  
天地而二賊爲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  
事三主功名不達得時奮節惟在高宗廼三十  
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  
之光沒洒祁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  
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夷虜金人所愛構亦愛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之○金○人○所○讐○構○亦○讐○之○既○悅○汪○伯○彥○黃○潛○善○則  
必○相○秦○檜○既○怒○李○綱○宗○澤○則○必○殺○岳○飛○詩○云○有  
覲○面○目○視○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姪聞升

婁東張 溥論正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  
既北去留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定婁  
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捷不也圍河間帝  
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

市命馬忠張  
換襲金兵黃

潛善等止之

婁室壓河中  
郝仲連父子  
死之

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  
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  
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  
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  
而死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  
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  
朮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  
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舟渡河攻陝西  
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 婁室至河

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州  
華州安撫使鄭驤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  
走入蜀中原大震

銀朮可陷鄧  
州劉汲死之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  
為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  
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鬪城陷  
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有 乙未  
金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  
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

店重死義

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癸卯，金帥窩里温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二月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金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為奪氣。深更檄日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人為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遘，城遂陷。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

張深遣劉惟輔刺殺黑鋒

沙振害陳遘遂陷西京

翟亮死義

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

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

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



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

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

訛里朶襲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

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

以總制諸砦兩河移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

事還至大名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

山諸砦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

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

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深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

喝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於清

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

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托辭不行庶無

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知庶端不協

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

人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

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

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趨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

馬擴奉信王  
榛起義為訛  
里朶所敗

上庶檄諸路  
禦金人曲  
不聽延安

楊粹中命將  
破粘沒喝城  
陷彼執不屈  
而死

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於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其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百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

徐徽言屢破  
八人斬婁室  
之子

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旼死之。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

訛里朶攻大名張益謙迎降郭永死之

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室之子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

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

金軍士欲發孔子墓粘沒喝殺之

永罵曰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巳巳金粘沒喝陷龔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徐徽言父子死義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岡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

杜克棄東京  
岳飛力諫不  
聽

四京皆沒于  
金

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留  
守杜克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  
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  
十萬眾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  
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  
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張溥曰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即位于  
南京改元建炎首拜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

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危之曰此剝道也然李  
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立  
帥府討羣盜張所傅亮等克任其職兩三月間  
國幸無警少康造夏其斯時乎乃李綱一罷帝  
即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  
京三年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  
邑破亡叛盜紛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為匹  
夫幾不可得則何為也欽宗之如青城也粘沒  
喝邀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懸金虜不敢自繇

唐王為帝其時可以立矣。張邦昌既逐國無偽。帝之疑幹離不復死。敵有漸殺之勢。綱行十事。務合人心。澤又洒掃舊京。引領車駕。自應天達。開封通邑。大都惟我馳驅。而徘徊不行。逐綱致。亂自作之孽。不可活也。綱在靖康。間用間舍。雖未大任。尚留數月。建炎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成。宋齊愈大逆。當誅。而罪以私意事。莫急于招兵買馬。而指為失策。政莫大于定都。用人而斥為狂言。綱甫罷竄。諸賢

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而心暈之十世山河。必不復矣。史言徽宗失國。愚非晉惠。暴非孫皓。篡奪非曹丕。司馬炎獨不。幸而有子厄。一敗于欽宗。而明皇絕西內之望。再敗于高宗。而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繼父。則夫婦義喪。建炎繼兄。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並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

帝從汪伯彥  
黃潛善言幸揚州

主赴行在。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覲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許景衡言建康可據

愛得陳待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不報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以葉夢得為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官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

張浚請先定六官所居地

潛善伯彥並  
相專權

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  
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  
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十二月  
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黃傅以其軍八千人駐  
奉國寺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  
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  
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群盜蠡起潛  
善伯彥旣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  
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

張浚請備金  
人潛善伯彥  
笑之

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  
者戊寅以張浚叅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  
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  
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  
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  
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  
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  
間道取淮東入泗州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



粘沒喝陷天  
長帝逃至鎮  
江

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官如杭州 壬子金粘沒  
喝至楚州守城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  
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  
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  
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  
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  
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  
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  
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

軍士欲殺黃  
潛善而誤殺  
諤

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  
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  
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  
燭天矣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至鎮  
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  
為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  
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  
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  
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

王淵請帝如  
錢塘張邵勸  
都金陵不報

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是夕帝

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

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

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

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

以兵八千守吳江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

屬遣閣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

金人約和書藁以行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

行宮下詔罪已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

用朱勝非計  
錄用張邦昌  
親屬

帝駐杭州下  
赦詔獨不赦  
李綱

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

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

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

兵留重臣使行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

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

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

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

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

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

馬擴上書言  
四誤六失

取徵論罷潛  
皆伯彥

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穀衛太后。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辛巳，帝

次鎮江。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灤開畝澮以阻金兵。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乙亥，論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帝聞金兵迫，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兵，

帝遣使求和  
于粘沒喝

胡寅進七策  
呂頤浩惡而  
罷之

以奔則無地，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恚，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

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嘗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丁卯太后至洪州。

帝從婁留言  
一意還臨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  
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  
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  
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  
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九月辛  
亥帝次平江府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  
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  
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

下詔移蹕浙  
西

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  
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  
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  
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  
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  
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  
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  
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  
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

議航海避兵

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壬午定議航海避兵。庚子帝移温台。

帝還越州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三月帝發温州。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温將西還，召群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為紹興府。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夏四月隆祐

太后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

從呂頤請如臨安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

合祭天地於明堂

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

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官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

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

為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

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

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

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

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

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

合祭臨安

太廟于臨

從張浚言建  
行營于建康

安帝行欵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  
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  
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  
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  
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  
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  
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  
副之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於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車駕將幸平  
江李綱奏不  
宜輕動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  
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且  
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  
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  
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  
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  
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



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驚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

帝還臨安張  
守諫不聽

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癸亥帝發建康，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張溥曰：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瑯琊建號，適遘五胡，長安旣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

得已靖康初年金劫二帝卽捲旆北還大宋土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舊都東晉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擁三州之旅而郢外安王導爲分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塘當三吳一隅錢鏐襲王不能獨立嘗朝北方陳亮以爲地下西湖其城可灌而苟且圖存謬云建鼎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凝趨應天遂卽大位旣而張邦昌入朝汴京虛

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桀鑿甚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如鎮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威感靡騁迺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鞠旅顧盼興復卽建康襄鄧尚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霸國之餘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

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撥秦雍。傾汴蔡。穿巴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而構貪小安。愚懷坐削。質本豚犢。責以龍虎。宜弗任也。咸淳德祐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其實成於趙構。構且有亡宋之罪惡。敢與瑯琊王睿並齒中興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九月謀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圖山福山。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

趙令晟死義

劉光世置酒  
高會金兵渡

江三日而不  
知

斬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  
晟死之令晟燕懿王玄孫也 金人陷江州時劉光  
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  
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  
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 十一月乙巳朔金  
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 戊申金兀朮犯和州  
守臣李儔以城降 己酉兀朮陷無為軍守臣李知  
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陷臨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  
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真州 壬戌金人陷

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

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瓌先遁

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

胡銓為舉子居薊城團結丁壯以保廬井乃自領民

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

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

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

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

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

胡銓固守廬  
陵

岳飛泣請杜  
充視師不從  
兀術遂招降  
充

呂頤浩進航  
海之策

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  
術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  
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尚書李稅率官屬迎  
金師拜兀術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  
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術使人誘  
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秘閣謚忠  
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  
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  
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

迎立勤王方  
却金兵

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  
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  
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  
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  
顧者斬於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  
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憇  
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  
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  
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

飛邀擊兀朮  
廣德六戰常  
州四戰皆捷

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  
盡降其衆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  
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  
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  
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  
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度哉遂犯臨安守  
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  
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兀朮聞帝

兀朮犯臨安  
笑南朝無備

帝次定海

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己丑帝乘  
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  
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  
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  
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  
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  
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  
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  
我卽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

帝降金唐  
欲殺琶八

中被執而  
死

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詎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巳

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

張公裕擊却金人

港口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

潭州將吏王暎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丙子金兀朮引兵

兀朮引兵北還

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

而北庚寅帝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

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為陛下施矢

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

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

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

汪藻劾張俊請斬王瓌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强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瓌并力扼其前

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辛卯金人陷秀州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术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三月壬子



韓世忠力戰  
江中擒龍虎  
大王兀术鑿  
老鵲河趨建  
康岳飛復大  
破之

金人入常州守臣周祀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  
口欲俟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州趨平江世忠  
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  
兀术欲濟之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  
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  
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  
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  
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

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  
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  
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擒兀术之壻龍虎  
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  
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  
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  
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鵲河  
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  
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

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會撻懶自濰州遣孛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縷貫大絢，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

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勝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獻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

牛臯敗兀朮  
趙立破撻懶

金人攻楚州  
張俊光世皆  
不救趙立遂

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統制牛臯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

鎮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鄴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秦州引還

張溥曰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感之越明溫台

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遇敵，幾覆膠舟。周平晉元，不若是顛沛也。爲帝策者曰：駐驛之地，勁虜萃焉。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帝幸汴，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則武昌病；幸長沙，則長沙病。六合雖廣，一身莫容。帝遂無死所乎？及觀建炎間，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兀朮狼戾不敢窺江，益痛構謀不臧。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則帝無腹心。宗澤卒而杜充用，則帝無股肱。人未有腹心，股肱旣潰，而四體保無僵仆者也。劉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撻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從而稱亂，行宮杜充總閩江浙而迎降，兀朮二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東、歐陽澈。所錄用者張邦昌親屬也。天下皆知帝獎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敵，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則有滁和入江東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蘄黃入江西之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卽卑詞祈請，奉朔稱。

臣無如粘沒罕劉豫諸賊不肯為夫差之赦句踐楚莊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逍遙棄師清人所刺使當時將帥盡與等夷構欲自比大金龜茲不可得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

王淵失諸將心

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

苗傅劉正彥等作亂殺王淵康履逼帝禪位於皇子

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

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王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

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卽於樓下腰斬履，鬻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爲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

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

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卽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

傅追殺藍珪  
曾擇等



傳等欲挾帝幸徽越朱勝非諭止之

明受

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巳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

張浚呂頤浩等起兵討賊

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論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會諫議大夫張毅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

浚上疏請復  
辟

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  
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  
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  
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叅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  
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轡持書  
說傅正彥輻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  
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  
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  
情震聳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

王兵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  
丹陽 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  
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  
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  
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  
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  
忠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  
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  
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

世忠進討  
傅等欲拘其  
妻子朱勝非  
給出之

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拒臨平，拒勤王兵。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迂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

傳等懼勤  
兵勝非勸其  
復帝位

帝處分兵馬重事。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  
邠、鄭穀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  
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位。傳正彥等聞之，憂恐  
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  
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  
身何地乎？卽召李邠、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  
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  
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  
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

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  
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  
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  
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  
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  
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爲陣，中流  
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  
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  
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

世忠即勤王  
兵入北關傳  
等夜遁遂斬  
王世修吳湛

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  
眾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  
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  
陽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  
太后徹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  
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  
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  
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  
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

勝非等罷

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  
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  
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  
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  
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  
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  
疎帝曰浚大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  
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  
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

時亦有劍俠  
物產也

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姦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以呂頤

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

世忠等追擒  
傅彥正等斬

之行在

太子專卒

范瓊逆驚張  
浚劉子羽擒  
誅之

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丁亥皇太子專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專嘗竊帝位議去之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

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請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張溥曰苗傅上黨宿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卽  
隸麾下劉正彥繇王淵進官用劉晏計平賊丁  
進兩人卽非大將材兵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  
構從淵議幸杭內侍撓權淵驟貴顯傅等積不  
能平結衆作亂赤心軍起黃卷謀洩使淵先事  
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殞軀兵犯宮闕康履腰  
斬睿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  
徒初心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爾朱  
勝非于靖康朝權守應天遇敵逃逸後議蹕南  
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其人委蛇顛無奇節而  
浮沉陰陽倖不爲賊忌得以獨對太后密結燕  
人勤王旣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劉二兇  
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大兵必鳥獸竄所慮  
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  
無長君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兒孤立賊中臨  
安鼎沸大事去矣勝非參擾賊鋒使無害帝遣  
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將鼓行率百官朝睿聖  
而乘輿反正北闕師來賊乃夜遁當日羣臣協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力大功有三。殲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者張浚。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汪黃。身同亡虜。股肱無鷹揚之佐。衛從皆跋扈之臣。危如累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樓下之言。未嘗不深中。主慝幽厲無道。豈爲申戎末滅哉。

宋 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閔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

李綱請遣王淵等分討江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十六

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

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眾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

王淵招降張遇

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歲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 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 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

李成叛劉光世討敗之

丁進叛楊進復叛

劉正彥擊降丁進 張俊擒斬葉濃

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 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為變張俊擒斬之 吳玠襲史

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于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甌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

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

張浚招降薛慶

郭仲威降于周望

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劫楚泗州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眾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眾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

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有十二月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眾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

孔彥舟

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 三月孔彥舟獲盜  
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  
于龍陽 已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  
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眾以行  
唐老怒罵不從遇害 五月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  
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  
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  
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  
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  
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  
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淞濠州趙霖  
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  
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  
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  
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  
馮長寧順昌府秦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  
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  
李彥先等皆潰將旣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

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

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陽鎮撫使六月甲申岳飛

破戚方于廣德丙戌戚方降于張浚秋七月建

州民范汝為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眾州遣兵出

戰為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

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

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冬十月江東賊張

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郭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

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十一月以王彥為金

王彥擊走桑仲

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

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搗

金州白土關眾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

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

領閔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

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

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

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

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

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為招討使岳飛副之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三月

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

岳飛破斬馬

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



王德擒郭仲威

李成走降劉

張用降飛

邵青復叛王德平之

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沂中  
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  
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偽齊已而與國軍等  
處羣盜皆遁 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  
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  
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  
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  
之其眾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  
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  
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  
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  
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十月邵  
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  
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眾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  
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  
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眾殲焉青  
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

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眾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遠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

韓世忠破斬范汝為

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閏四月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

分降盜崔增等所部兵

岳飛破曹成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六  
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川。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

世忠招降曹成

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

世忠大敗劉忠

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

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十一月甲

李綱悉平湖寇

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

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擊平劇盜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

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瓌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

目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

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六月已

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

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

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

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

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

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

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

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

飛擒彭友餘黨皆降

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冬十月李成寇

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

飛請先取襄陽等六郡

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

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

飛以李成等

飛請營田圖  
恢復

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八月，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

飛年少建節

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眾。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黨賊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

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  
 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疑飛玩寇  
 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  
 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則上其功遷武功大夫  
 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  
 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  
 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  
 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  
 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

飛諭降黃佐  
 使招楊欽等  
 牛阜擒斬楊  
 太八日而捷  
 書至潭

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  
 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  
 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  
 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  
 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  
 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  
 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  
 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  
 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

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  
 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  
 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  
 壞。太技窮。赴水。牛阜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  
 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  
 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  
 岳侯神筭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

薛弼策  
 以中勝

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  
 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為湖南運  
 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  
 避。而不可闢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  
 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  
 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  
 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  
 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張洎曰。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



而方臘陷睦歙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魚爛鳥駭勢幾蝸蟻然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猶未烈也末年寇擾山東河北數萬成羣高宗卽位徒黨蜂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降於王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降於張浚獸聚望風間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無寧時迨岳飛用而賊始殺矣洪州之戰馬進授首江淮之役張用袒迎李成敗而襄漢平楊么破而荆湖靖以至走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

賊莫有與飛鬪者也或謂晉之十六國劉石之餘唐之藩鎮安史之餘宋當靖康建炎間金虜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畫疆建青社長子孫其誰問之徒挺戈野集自同狗鼠何無能也然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據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羣盜據襄國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爲燕符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爲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

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

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為亂也。或據中國以自強。或借天子以自大。篡逆生於境內。而家人猶世守爵命。取於天朝。而威福仍已出共主。贅旒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則九伐不加。盜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羣寇。非其倫也。饑亂相煽。村塢剽發。潰兵梗卒。復因隙蹈瑕。烏合衝突。志不大于元海。眾不猛于漁陽。據城走胡。謀無先定。中國大將建鼓而出。以次掃除。即就殄耳。劉豫一假朝命。捲土入金。虜人用之。昇地稱帝。

令其南牧宋遂受敵資其勢而與以名朝廷之  
 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盜貴威強者弱  
 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則兵皆  
 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仗也

史記本末卷

六終

